

江沛言◎著

涩涩的青春

在开往常荣市的火车上，韩青青站在两节车厢连接部的一侧门道里，两只胳膊合抱在胸前，身子斜靠在车厢上，一声不响地朝车窗外望着。门道里挤满了人，站在韩青青旁边的三个小伙，一边旁若无人地聊天，一边偷偷地抽烟，缭绕的烟雾让韩青青感到有些呛鼻，但韩青青依旧没有动。和昨天回家前有点紊乱的心情相比，韩青青此刻的心情，简直是糟透了。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涩涩的青春

江沛言 著

青春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涩涩的青春/江沛言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ISBN 978 - 7 - 5513 - 0469 - 6

I. ①涩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3569 号

涩涩的青春

作 者 江沛言
责任编辑 曹彦 王超群
封面设计 高薇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220 千字
印 张 18.25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13 - 0469 - 6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54



Vol. 01

在开往常荣市的火车上，韩青青站在两节车厢连接部的一侧门道里，两只胳膊合抱在胸前，身子斜靠在车厢上，一声不响地朝车窗外望着。门道里挤满了人，站在韩青青旁边的三个小伙，一边旁若无人地聊天，一边偷偷地抽烟，缭绕的烟雾让韩青青感到有些呛鼻，但韩青青依旧没有动。和昨天回家前有点愆乱的心情相比，韩青青此刻的心情，简直是糟透了。

火车钻过一个隧道，吼叫了一声，继续平稳地向前奔驰。今天是腊月二十九，后天就要过大年了，南来北往赶着回家的人们，将车厢拥挤得密不透风。韩青青上车时没有买到车票，要知道在春运期间想买到一张火车票该有多难。但韩青青告诉自己，买不到票也得走。好在她几乎没带什么行李，只有挂在肩上的一个小包包，这就使得她有机会与扛着提着背着大堆行李的人群拥在一起，呼呼啦啦地混进了车站。常荣市是距离省城最远的一座小山城，韩青青要去一个任谁也找不到她的地方。

列车员挤过来检查车票，嘴里喊着，请出示一下自己的车票……听到列车员的声音，韩青青急忙从包里取出了钱，刚要伸手朝列车员递过去，却听到列车员不客气地埋怨道，不知道这是一趟无烟列车吗？还是没看见张贴的禁烟标志？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空气质量本来就很差了，你们还好意思躲在这里偷偷抽烟？三个年轻人知道是说他们，慌忙掐灭手中的烟头，陪着尴尬的



笑脸将自己的车票拿出来让列车员看，列车员扫了他们一眼，又说，看看这过道让你们搞成啥样子了？乌烟瘴气的，什么素质嘛！列车员一转脸，看见眼前晃动着韩青青朝她递过来的钱，她没理韩青青，举头继续喊道，请出示一下自己的车票，未买票的乘客，去七号车厢办理补票。列车员一边喊着，一边朝另一节车厢挤去了。韩青青将钱塞进包包，从里面取出一片纸巾，在自己眼睛上沾了沾，举手掠了掠额前的刘海，挤出人群，跌跌撞撞地来到七号车厢，办理了补票。看见每节车厢都是同样拥挤，韩青青办完补票，就地待在了七号车厢与八号车厢连接的门道里。

寒冬腊月的天气，车外是凛冽呼叫的北风，车内是拥挤不堪的行人，到处弥漫着人们呼吸的味道，打嗝的味道，放屁的味道，吸烟的味道，小孩拉屎拉尿的味道，行囊中糖果糕点的味道以及味儿已经不是很好的鱼虾等水产的味道，所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，氤氲在整个车厢。寒冷使得人们没有勇气打开车窗透透气儿，车内的空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变得越来越污浊了。加之冬季人们穿得又厚，臃肿的人体与庞杂的行李将车内的走道拥堵死了，常会让打算走动一下的人不得不打掉这个不易实现的念头。

办理补票后，韩青青依旧静静地将自己依靠在一边车门的角落，她努力地收缩着自己的身体，想尽量地让自己能够避开与身边乘客的挨挤和碰撞，但事与愿违，她越是收缩自己，越是缩小了自己站立的空间。此时此刻，韩青青的半个身子，已经几乎贴在了车门和车厢上的那个角上了。

躲在角落里的韩青青，不时会抬头扫视一下身边的乘客，脸上流露出一种落寞而又失望的表情。韩青青是一位美丽的女子，二十岁出头，身高一米六八，有着苗条的身材，端直的长腿，姣好的面容，以及洁白柔嫩的皮肤与黑得发亮的头发，整个人显得格外优雅，尤其那双清澈明亮、略显忧郁的大眼睛，尽管由于之前长时间的哭泣，显得有些浮肿，却依然透着一种脱俗的美丽。

韩青青的情绪十分低落。她缩着脖子，搂抱着双臂，大部分时间在迷蒙着眼睛低头想事。她是满怀期待地回家去和家人团聚的，去和她至亲的人一起过大年的，她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回过家了。可谁知道，回到家里之后，竟会遇到那样让人不堪和羞辱的事情。本来她和母亲说好，由于工作太忙，她只能在腊月三十那天回到家里。为此，母亲在电话上表示了不满，说虎子每天都在念叨着妈妈，你不想别人，难道不想你儿子吗？工作再忙，连过大年也非



得除夕才回家吗？你们老板也真够察的。韩青青笑着对母亲说，妈，你总知道，你女儿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助理，我们白总不发话，满公司上下谁也不敢动身，妈你说我能走吗？你就放心吧，除夕回家的车票我已经预订了，年货和礼物也都置办齐备了，保证除夕下午早点儿看到你。在和母亲通话后，韩青青还与丈夫杨宝林和七岁的儿子通了电话，丈夫和儿子也都希望她能尽早回家。到了腊月二十五那天，老板白毓秀突然对韩青青说，青青你安排一下，咱们二十六下午放假吧。韩青青听了心里不禁一喜，嘴里却说，不是定好除夕才放的嘛？白毓秀说，你没看员工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一个个人在公司，心早就跑了。再说除夕那天放假，有的人可能真的回不到家里。韩青青说，还是白总心好，员工会感激您的。白毓秀笑了笑说，好了，去办吧。韩青青说，我还是除夕那天走吧。白毓秀说，员工离开后，你检查善后一下，二十七八就可以走了。韩青青笑着说，谢谢白总。白毓秀说，走时我开车送你。韩青青一机灵，想说有司机送站，别劳驾您了。可看到白毓秀温暖亲切的目光，韩青青略带羞涩地笑了笑，说，那谢谢白总了，到时我在东二环大丰立交下面等您。

放假日期提前后，韩青青心里着实兴奋，但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家里，她要给家里的人一个惊喜。韩青青立即将除夕回家预订的车票退掉，连续两个晚上去了商场，将一些没有买齐的东西继续买了买齐，给房东上初一的小女儿买了一个小电子玩具，并提前将回家要带的行李打整好。二十八日清晨六点钟，韩青青就出发去了大丰立交，这天白毓秀也起了个大早，亲自开车前来送她，尽管白毓秀在车上给她说了些让她颇感意外和不安的话，而且一下子将她的心绪搞乱了，但韩青青还是快快乐乐地坐上了开往老家县城的长途汽车。



Vol. 02

上午十点钟,汽车到了老家县城,还得走四十里山路才能回到自家的村子杨家沟。韩青青知道,县城通往距离他们村子十多里地的下固镇有一趟班车,但这趟班车只有早晚两个班次,要坐下午的那趟车,只能等到四、五点钟。就在韩青青带着行李下了车,站在车站门口踌躇不决的当儿,忽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,韩青青抬头朝大门外面看了看,只见有个人坐在出租车驾驶室里,朝外挥着胳膊向她打招呼。韩青青想,是出租车在拉客吧,但又想,司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?这时出租车掉头拐了个弯,嗖地停在了车站大门外面。接着司机下了车,朝韩青青走过来。这时韩青青才看清楚,原来是她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郝书成。郝书成走到韩青青面前,脸红了一下,笑着说,韩青青,老远看着就是你。韩青青脸也一红,回笑着说,怎么会是你,郝书成?郝书成说,得是刚回来?韩青青说,是。郝书成说,去哪里?韩青青说,明知故问。郝书成说,怎么走?有人来接?韩青青摇摇头,没,家里人不知道我今天回来。郝书成说,那这样吧,我来送你,咱有的是专车。韩青青说,不不,你忙你的,下午有一趟班车,我等班车。郝书成说,那得等多久啊?别客气了,快上车吧。说着就伸手将韩青青放在地上的行李往车上拿。韩青青不知如何是好了,半天说,我们家离县城很远的。郝书成笑着说,开玩笑,忘了我家在哪里啦?跑出租还怕路远吗?看韩青青站着不动身,郝书成又笑着说,快



上车吧,不会从你收费的,绝对诚实守信。就这样,韩青青便搭乘着郝书成的出租车,往家里赶了。一开始上路,两个人忽然没有话说了,郝书成在专心地开车,韩青青则朝着车外寒冷的荒野无声地张望着,一时显得气氛有点拘谨。这时两个人都忘不了,还在他们上初一的时候,那时韩青青还不完全懂事,就是这个郝书成,有一天趁大家出操而他值日打扫教室卫生的机会,给韩青青的数学课本里悄悄夹了一封情书,这是韩青青收到的第一份情书,韩青青怀着一颗战栗的心,读完郝书成的情书,情书里的那些话,既让韩青青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的震撼,也让韩青青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的害怕,她用颤抖的手,悄悄将那封情书撕了。尽管后来郝书成坚持不断地给韩青青写来了一封又一封情书,大有狂轰滥炸的态势,韩青青都悄无声息地将它们一一撕掉了,而在行动上始终理也没理睬郝书成,甚至在日常的接触中离郝书成更远了。但从此,郝书成却永远地留在了韩青青的记忆里。汽车猛地颠簸了一下,将沉浸在回忆中的两个人惊醒了,这时韩青青顿了顿神,向郝书成说道,只顾开车,怎么不说话啊?郝书成说,路不怎么好,得用点心开,不然给你弄出点好歹,我就别想活了。韩青青扑哧笑了,说,怎么说得那么吓人的?郝书成沉默了一下说,其实说句实话韩青青,我真愿意和你一起与这车子滚到下面的深沟里去。韩青青一震,突然觉得有一股惊恐骤然袭来,说道,郝书成你在胡说什么呀?用心开你的车。郝书成却缓缓地说,这么多年来,你没有给过我任何向你当面表示的机会。韩青青你知道我多爱你吗?你知道不知道,至今……我依然深爱着你……韩青青心里一烫,却呵呵一笑说道,什么爱不爱的?我呀,人老珠黄了,你不知道我儿子已经六七岁了吗?九月份我儿子已经上小学了。郝书成没有说话。韩青青接着说,别说了好吗,那都是孩提时代的事了。又说,说说你,现在过得怎么样?还好吧。郝书成说,就这样混呗!大学没考上,当了两年无业游民,没路可走了,我爸就给我买了这辆车,将全家搬到了城里。韩青青说,很好呀!在城里开出租,有什么不好,有什么不满足?又说,你可是比过去长高了不少,你不喊我,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你了。郝书成笑着说,是不是有一点丑小鸭变大天鹅的感觉?韩青青笑了一下,说,还真有点。郝书成说,上初中那阵我太丑了,又瘦又小,还黑。韩青青忍不住笑了,说,哪里呀!郝书成说,如果没有今天的偶遇,我可能一辈子也和你说不了这么多话。韩青青说,又怎么啦郝书成?郝书成说,因为……我



爱你,感谢你终于给了我这次机会。韩青青沉默了半天,最后说,郝书成你今天是怎么了?我是怎么走过来的,你难道不清楚?我的一切能由得了我吗?这人的命,天注定,胡思乱想不中用。一切,都在冥冥之中,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。郝书成再没有吱声,这段路况不太好,就在集中注意力开车。良久,韩青青说,结婚了吗?郝书成摇摇头。韩青青说,有女朋友了吗?郝书成又摇摇头。韩青青说,你就胡扯吧,我又不吃你女友的醋,忽悠我干啥?这么高高大大、英俊帅气的小伙子,能一直单着吗?半天,郝书成叹了一口气说,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啊!韩青青不言声了。郝书成问道,青青,你如今过得怎么样?说说好吗?韩青青说,无所谓好不好,就那样。如今我有一份虽不高贵,但也能谋生的职业,家里有老公、有儿子、有父母、有弟妹,有一个虽然清贫、但却温暖的家,我已经……心如止水了。郝书成说,如今做什么工作?韩青青说,在一个化妆品公司做助理。公司不大,但环境还过得去。郝书成说,那就好,在外,多多珍重自己。韩青青不知道说什么好,想了半天,说了声,知道了,开车很辛苦的,你也要注意休息,特别是安全。听着韩青青的话,郝书成下颌动了动,忽然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韩青青。韩青青看见,郝书成眼睛里仿佛溢上了泪水。韩青青迅速将脸转向了车外。

车子开过了一座小桥,开始爬坡。望着小桥下面就是自己小时候带着妹妹们戏水的小溪,韩青青似有感触地说,到了,上到坡顶就是我们的村子了。郝书成说,我知道。韩青青看看表,说,真快,一个小时多点就到了。谢谢你老同学。郝书成说,说的是见外的话。能给韩青青女士服务,是郝某莫大的荣幸。今天能见到你,我非常高兴。不过,青青你放心,一切我都明白,没有你的应允,我绝不会惊扰你的生活。韩青青心里涌出了一股热,说,我也一样,能见到老同学,心里特别温暖。说话间,汽车爬到了坡顶,郝书成将车停在路边,将韩青青的行李取了下来,说,村里路窄,我就不进去了,提前祝你春节快乐。说着向韩青青伸出了右手,不知道韩青青没有意识到郝书成的举动还是怎的,笑吟吟地一边说着也祝你春节快乐,阖家幸福,一边拿起包包取出了钱,郝书成立即收回已经伸出的手,挡住韩青青手里的钱说,已经说好的事,别客套了好不好?韩青青说,这怎么成?这是你应得的呀!郝书成说,付钱就免了吧,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,不知道老同学能否给我个面子?韩青青疑惑地看着郝书成:什么要求?郝书成显得有点赧然,说道,能不能将你的



电话给我留一下？未等韩青青说话，郝书成又说，没别的意思，更没别的企图，只是想到青青女士春节后要返程，如需要本司机效劳，定当按时抵达，提供一流服务。韩青青灿烂地笑了，说，你个郝书成，怎么这么逗啊！说着就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了郝书成，又说，咱们说开了，你要是再不收钱，你的车我真的不敢坐了。郝书成连声说，一定，一定。也不知道是一定收钱，还是一定不收钱。说着也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了韩青青。这时韩青青说，眼看到十二点了，按理说应该请你回家吃一顿便饭，你这样就走，真有点失礼啦。郝书成说，打住打住，大过年的，让老婆带着个英俊帅气的的哥回家与久未见面的老公一起吃饭，你得是成心想给我惹事儿呀？说得韩青青忍不住咯咯笑了，郝书成你可真贫！那就不留你了，快走吧，一路注意安全。郝书成上了车，笑着说，只要你韩青青不觉得郝书成是个坏家伙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韩青青也笑着挥了挥手，说，去吧，去吧，你就是个坏家伙。郝书成调转了车头，喊了声，快回家吧。就风驰电掣般地朝坡下奔去了。望着汽车后面卷起的一股尘土，韩青青心里升起一丝暖暖的感觉。



Vol. 03

韩青青下车的地方，距离韩青青的婆家比娘家要近一些，韩青青便左手拉着拉杆箱，右手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婆家的巷子，整个巷子冷清清的，只有几个老年人，袖着手蹲在避风的旮旯晒着太阳，韩青青心想，大概中午时分了，人们都回家吃饭了吧，再说，这么大冷的天，谁没事不愿意待在自家的热炕上，却要跑到这风天风地的大门外受冻，那不是有毛病吗？韩青青走过几个老人跟前时，立刻满脸堆笑地朝他们问候道，待这儿晒太阳啊？没想到几个老人看到韩青青后，似乎有些吃惊，不由得愣怔了一下，随即有个人迅速缓过神来，对韩青青笑着说，晒暖暖哩！这不是青青吗？回来过年来啦？韩青青笑着说，是啊是啊，回家过年来啦！各家的年货都备办齐了啊？老人呵呵地笑道，都齐啦、都齐啦……

几个老年人的举动，让韩青青心里有些不解。不过没来得及细想，就看见从对面走过来两个年轻媳妇，好像还是从自己家里走出来的，韩青青刚要张口说话，其中一个从小就和韩青青十分要好，同是嫁在了本村的小姐妹一看见她，有点慌张地快步向前走了几步，一把抓住韩青青的手说，是你啊青青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韩青青莫名其妙地说，翠芬你说什么呀？过大年我怎么能不回来嘛？另外一个媳妇也快步走到韩青青面前，说，怎么，青青你不知道啊？两个小媳妇的举动，将韩青青弄懵了，她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瞬



问心就咚咚地跳了起来,失急慌忙地问道,翠芬你快说,究竟是怎么了?我怎么就不能回来?我究竟不知道什么嘛?看见两个人都不回她的话,韩青青抬头望了望自家门前,看见有村人陆续从自家的院子走了出来。韩青青又向翠芬问了句,我们家今天怎么了?翠芬说,你们家待客哩!韩青青问,待客?待什么客?翠芬说,你当真不知道啊?人们还以为这事是你的主意,都在骂你哩!韩青青使劲摇着翠芬的手,究竟怎么了翠芬?众人为啥都要骂我?究竟出了什么事?翠芬你们快说吧!翠芬从韩青青手里抽回自己的手,对韩青青说,你快回家吧,回家看看就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,你都不要着急上火。看见问不出啥名堂,韩青青便离开翠芬她们,拉着行李箱急急地来到自家门前,这时韩青青看到,自家大门的正中,贴着火红的“双喜”斗方大字,门框上贴着喜庆的对联,韩青青没有细看对联的内容,只是扬眉看了一眼门楣,只见那里贴着四个大字:天作之合。韩青青脑子里迅速蹦出了两个字——结婚。我们家有谁结婚?谁和谁结婚?韩青青顾不得多想,立即大步迈进了院子。

当韩青青闯进院子时,映入韩青青眼帘的是,偌大一个院子里摆着十多桌席,满院子坐着黑压压一片人,几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正聚在这里,在一片欢乐和笑闹声中共进婚宴哩。韩青青一下子呆了,呆呆地站在大门口一动不动。就在这时,韩青青看到,她的丈夫杨宝林身着西装,正在和穿着一身红衣的妹妹韩佩佩,挨着桌子向每个坐席的人敬酒。也就在这时候,不知道是谁看到了立在大门口的韩青青,忽然大喊了一声,快看,青青回来了!所有坐席的人仿佛吃了一惊,立时丢下手中的筷子,齐刷刷将头扭向了大门口,当人们看见站立在大门口的韩青青时,都不禁呆住了,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,无声地朝韩青青望着。这样对峙的局面持续了十多秒钟,韩青青突然就摔倒了,一下子昏厥了过去。见此情景,满院子的人呼啦就大乱了起来,刚刚开始进行的婚宴也到此不得不中止了,人们纷纷离开餐桌,慌忙四散了。几位专程从乡里赶来庆贺的值班干部,见状后和杨福才连个招呼也没打,急匆匆地赶回乡政府去了。

就在韩青青摔倒后,正在给人敬酒的杨宝林和韩佩佩当即扔下手里的酒杯,急忙来到了韩青青身边,接着,杨宝林的父亲杨福才、母亲袁莉萍、妹妹杨蜡花、韩青青的姐姐韩彩彩、妹妹韩瑶瑶和弟弟韩龙龙一千人,也都惊慌失措地赶来了。在袁莉萍的指挥下,杨宝林、韩佩佩、杨蜡花、韩彩彩几个人手忙



脚乱地将已经昏迷的韩青青抬了起来，准备向村医疗站送去，这时杨福才说了句，不要去医疗站了，就放在东边窑里，我已经打发人去叫拴锁了。袁莉萍想到东边窑里是杨宝林和韩佩佩的婚房，犹豫了一下说，是不是就抬到西屋？杨福才生气地说，西边屋子蒸馍备菜、烧水泡茶，门口又是厨房炉灶，乌烟瘴气的，咋给人看病呀？于是大伙就将韩青青抬到了东边窑里，将韩青青平放在炕上。看着韩青青憋得有些青紫的脸，袁莉萍望了望站在屋门口满脸不高兴的男主人杨福才，说，这拴锁咋还没来呀？我试着掐一下人中看看吧。看见杨福才未置可否，袁莉萍使用颤抖的左手稳住韩青青的头顶，将右手的拇指掐在了韩青青的人中。没想到这样掐了十几秒钟，竟将韩青青掐醒了。韩青青喉咙咕噜了几声，接着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望着围在自己身边的一圈人的脸，韩青青似乎忘记了自己现在在哪里？她使劲摇了摇脑袋，欠着身子坐了起来。看见韩青青醒了，袁莉萍高兴地说了一声，青青你醒了！接着杨宝林和韩佩佩也同时叫了声青青和二姐。韩彩彩和杨福才也急忙来到了炕边。这时韩青青一抬眼，却看见了挂在对面墙壁上的已经放大的杨宝林和韩佩佩的结婚照，照片下面贴着他们两个申领回来的崭新的结婚证。韩青青一怔：这里原来可是她和丈夫杨宝林的卧室呀，如今居然变成了他们两个的新房！韩青青霎时怒从心头起，突然伸手朝着杨宝林和韩佩佩的脸上分别搥了一个巴掌，接着歇斯底里地大喊了一声，你们一对猪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给我滚出去！然后忽地跳下炕，怒睁着一双眼睛吼叫道，你们说，你们把我的虎子弄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见我的虎子！韩青青一边喊着，一边拨开人群，从屋门闯了出去，直直朝着院子大门奔去。看见韩青青如此愤怒疯狂的举动，所有在场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敢拦他，包括一向威势在身的公公杨福才。韩青青奔到大门口时，与听到消息匆忙从娘家赶来的父亲韩学文和母亲房小琴，以及急急赶来的村医杨拴锁，撞了个满怀。韩青青没有搭理任何人，顾自奔出大门直接向娘家院子奔去了。

按照当地风俗，结婚，对于男方家里来说，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喜事，当然应该大操大办。对于女方家里来说，出嫁女儿当然也是喜事，但却大大不同于男方家里，办事的场面却要小得多。随着女儿出门登轿，女方家里的客人会以送亲的方式，去男方家里庆贺和赴宴，唯独出嫁女儿的父亲和母亲，一般不会前往。因此，在韩青青回到婆家以至昏迷跌倒的过程中，韩青青的父亲



和母亲并不在场,而是在听到翠芬几个人给他们传递消息后,他们才急匆匆地赶来了。

看见韩青青连哭带喊地跑回了娘家,韩青青的父亲和母亲,当即扭头往自己的家里赶,接着就有杨宝林和韩佩佩、杨福才和袁莉萍,以及韩彩彩、韩瑶瑶和韩龙龙,也都呼呼啦啦地赶往韩学文家里来了。韩青青在头里跑着,她本想跑进家门后,将大门关住,不让任何人进来,但当赶到她家时,后面的人已经赶上她了。

韩青青几乎是与后面赶来的人一起跑进家门的,韩青青刚跑进家里,赶来的人又将她团团围住了。看着气喘吁吁的双方父母亲,看着一身新婚服装的杨宝林和韩佩佩,韩青青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,她上前一把抓住杨宝林的衣领,朝杨宝林乱抓乱打了起来,杨宝林不动身地任她打着骂着,站在旁边的韩青青的母亲房小琴则一迭声的说,青青你别打了,听妈给你说话好不好?韩青青听到妈妈这样说,一转脸愤怒地对着房小琴喊道,好,你说,看你还能给我说什么,说你这个当妈的,就给女儿办的这种好事?接着又一把拽住妹妹韩佩佩,朝韩佩佩的脸和头发上揪抓起来。韩彩彩与一伙人急忙将韩青青和韩佩佩拉开,无计可施的韩青青这才一下子扑到炕上,放大声哇哇地号啕了起来。



Vol. 04

韩青青在炕上哭号着,听到一伙人依然站在屋子里七嘴八舌地对她进行着规劝和解释,气愤不已的韩青青哭喊道,你们都出去好不好?我不要看见你们!看见韩青青这样激动,大家愣了愣神,都悄无声息从屋里走出去了。听见大家都出去了,韩青青跳下炕,咣啷一声将屋门关上,然后恨恨地依靠坐在炕沿上,一边啜泣一边在顿气。逐渐地时间一久,韩青青不再哭了,用一双泪眼瓷愣愣盯着对面桌上的镜子,在静静地出神。她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,在她的家里,怎么忽然就会出了这种丢人现眼,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?前几天和母亲通话时,从母亲说话的语气看,一切都十分正常,没有听出一丝丝不对劲的地方,可前后不过几天的工夫,怎么就……韩青青忽然觉得,看来他们早就将一切预谋好了,只是瞒着她一个大傻子。想到这里,一股恨意又从心头升起了,韩青青止不住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她一直对三妹佩佩多好啊!佩佩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,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,但如今大学招生比例很高,她想着到时无论如何,哪怕是出高价学费,也要让佩佩好赖去上个大学,像她一样上个大专或者职业技术学院都行,即使手头再拮据,她也有决心供给妹妹念完大学。可谁知,十七岁的妹妹竟然不要脸地与她的姐夫、与自己的丈夫忽然间就把婚居然结了,来了个鸠占鹊巢,你说气人不气人,丢人不丢人呀?韩青青想,不知道这两个狗东西究竟是怎么勾搭到一起的,啥时候



勾搭到一起的,想她常年不在家,这两个狗贼可能早就黏糊在一起了。想到这里,韩青青流着眼泪,不由自主地紧咬了一下牙关。接着,她又想到了杨福才,这个猪狗不如的老东西,欺负她一家人简直和欺负死人一样。就是这个杨福才,借着他是村长,当年以势欺人让她辍学嫁给了他的儿子杨宝林,嫁给他也就嫁给他了,如今她和杨宝林已经有儿子了,事情也就算过去了,谁知道事情到了如今,依然是这个杨福才,又让他的这个儿子将她的妹妹娶走了,这个可恨的杨福才,他究竟在想什么?他究竟要干什么呀?难道要她们姐妹两个做他儿子的大妻小妾吗?韩青青气愤得脸都要变形了。转念她又想道,即便是他杨福才、杨宝林有这样的想法,难道自己的父母亲也那么贱,也愿意那么逆来顺受吗?她怎么也想不通,妹妹韩佩佩即便学习再不好,但也是一表人才,难道她也连自己的前途不要了,愿意遭大她将近二十岁的杨宝林的践踏吗?韩青青心里升起了一股难耐的凄凉,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。我该怎么办?我该怎么办啊?韩青青反复地想。就在这时候,从门外传来了母亲房小琴颤颤怯怯的声音:青儿,我娃甬哭了,你把门开开,先吃点饭再说话……接着又传来了韩佩佩哀哀的哭声:二姐,你把门开开好不好,佩佩给你跪在门口了……听见了韩佩佩的声音,韩青青忽然又涌上来了一股气,她大声吼道,猪!韩佩佩你是条猪!你给我滚!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!吼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韩青青一直没有开门,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想一阵,哭一阵,哭一阵,想一阵,谁来叫门她也不开。就这样过了两个多小时,韩青青想,看来这个年她不能在家里过了,这个家已经没有她立足的地方了。在这样的家里,在这样的气氛里,这个年她还怎么过呀?气都能把她气死,恶心都能把她恶心死!她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这个想法产生后,韩青青立刻想到了送她回家的同学郝书成。韩青青庆幸郝书成离开时给她留了电话。她悄悄拨通了郝书成的电话:郝书成吗?郝书成接到韩青青的电话,一时有点受宠若惊,显得既意外又兴奋,在电话里激动地回道,是我,书成,是你吗青青,真的是你吗……韩青青说,就是我,韩青青。郝书成说,听到你声音,我特别高兴,特别亲切,特别激动,特别……韩青青打断郝书成的话说,甬特别特别了,书成,我有点事要求你……郝书成马上说,好好好,啥事你说,你说吧。韩青青压低声音说,是这样郝书成……郝书成急忙又说,青青你不要犹豫,你快说吧,我听着呢。韩青



青说,是这样,你能不能马上把车开过来接我一下,就在我中午下车的地方,我要去县城一趟。郝书成一愣怔说,是吗?转而显得兴奋了起来,当然当然,当然能啊!我这就马上出发,很快就会到的,你等着吧。韩青青说,车到村里后,你给我震下手机铃声就行了。接着又说,记着,到村头后,你不要下车,如果万一有人问你,不要提到我。郝书成说,明白,青青,你就放心吧,我马上就出发了。这时韩青青隐约听见,郝书成好像对身边的什么人说,对不起,请你下去另找车吧,我这里有急事了,送不了您了。接着又听郝书成焦急地说,给您说过了,我真的有急事了,不能送你了,给再多钱也不能送了,您赶快下车吧……对,不和你顺路,坐不了顺车……韩青青在这边听着,心里有着一丝感动,叫了声,郝书成。郝书成说,哦,青青你说,我听着呢。韩青青说,记着来时给我带点吃的东西,我还没吃午饭呢。郝书成说,没问题。韩青青想了想,又叫了声,郝书成。郝书成说,青青你说。韩青青顿了一下,说,谢谢你书成。郝书成听了,呵呵地乐了。

事情想明白了,韩青青在屋子里继续待了半个多小时,然后主动将屋门打开,从屋子走了出来。听见韩青青到院子了,一呼啦从隔壁屋子走出了一伙人。韩青青看见,这些人里有他的父亲和母亲,有她的姐姐韩彩彩,妹妹韩佩佩、韩瑶瑶和弟弟韩龙龙,有他的姨妈和姨夫,有她的姑妈和姑夫,有她的舅舅和舅妈,还有杨宝林和他的父母亲,所有人都小心地看着韩青青的脸,一个个都不敢吱声。这时韩青青的母亲房小琴说,彩儿,快去给你妹妹弄点饭去。韩彩彩应声刚要转身,只听韩青青冷冷说道,甭忙活了,我不饿!韩彩彩止住脚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母亲又说,青青我娃不要上火,听妈妈的话好不好,回到屋里去吧,妈有几句话要给你说。韩青青铁青着脸,恨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,不作声。妈妈走上前想拉韩青青的手,被韩青青无情地甩掉了,她气呼呼地大声问道,啥也不要说了,你只给我说,我的虎子现在在哪里?妈妈说,送你舅舅家里去了,让你外婆看着呢,你就放心……韩青青举手指着杨宝林和韩佩佩,咬牙切齿地说,你们两个狗东西,只顾你们自己快乐,得是多余我的虎子啦?你们狼心狗肺,你们不是人!说着又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,并要扑上前去抓打躲在一旁的杨宝林。杨宝林急忙闪过身子,躲在了他爹妈的身后。韩青青被亲戚们拉住动身不得,便又指着杨宝林和韩佩佩骂道,我告诉你们,你们造下的孽,会得到报应的,老天不会放过你们,你们不得好死!